

春日 柳芽香

■ 杨红苏

“含风鸭绿粼粼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。”王安石的诗描绘了春天到来时，河水在春风中泛起微波，嫩柳轻轻摇曳的景象。

柳，是春天的信使，清灵可爱的柳芽刚冒出时是鹅黄色的，慢慢渐变为嫩绿色。初春时节，小草微露，柳荫未成，漫步小河边，看着随风飘动的绿丝绦，似频频招手，如颌首微笑，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总能耳目清新，那青翠欲滴的绿，散发出清香怡人的味道，不由得让人味蕾开启，急欲品尝。

置身河边的垂柳下，踮起脚尖，伸出胳膊够到一枝柳条，用力往下拉紧，另一只手从上往下捋一捋，便能收获一把水嫩的柳芽。

“春天吃柳芽败火！”周末，母亲做了不同的柳芽菜。第一道凉拌柳芽，是将柳芽洗净、焯熟，再用凉水浸泡、沥干。然后，在柳芽中加入食盐、蒜泥、香醋、香油，搅拌均匀便成一道珍馐美味。吃上一口鲜亮的柳芽菜，真是满嘴留香。

晚上，母亲又做了盘柳芽饼。她将干净的柳芽余水、切碎，放适量的糖，均匀地揉进面粉里，做成小饼，然后一个个贴到锅里，待一面熟脆后再翻到另一面煎烤，直到两面金黄，随即出锅。

第二天，母亲将柳芽焯水后剁碎，葱姜切碎，然后打个鸡蛋，放入五花肉，做成春天里的一道特色美食——柳芽包子。

“柳芽再好吃，也要悠着点，吃多了肚子不好受。”母亲不忘提醒我。“好吧，我再吃最后一个……”望着香喷喷的春日美味，真有点欲罢不能。

柳芽除了可食用，还可以泡茶。选用刚萌出的嫩芽晒干，然后同茶叶一起用开水冲泡，具有败火除燥、爽神利气、明目清心的功效。据传，北京戒台寺内的僧人，曾用柳芽和茶叶混合制成一种“延寿茶”施与香客，康熙皇帝巡视西山时入住该寺，品过此茶后大为赞叹。

眼下，正是绝胜烟柳的好时节，在保护柳树的前提下，不妨多采摘一些柳芽，品尝这难得的鲜香，品味春天的味道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原油田海外工程公司)



陇上“女子带电班”

■ 郭纪雄

1972年夏天，随着330千伏“刘-天-关”输电线路配套工程的建成，坐落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南的330千伏秦安变电站(以下简称“秦安变”)投运。这是我国第一座330千伏超高压枢纽变电站，曾在中国电力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76年，西北五省第一支“三八”女子带电作业班在秦安变成立，七名风华正茂的电力女工，响应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号召，开始了登铁塔、架银线的高空带电作业。她们来自原天水供电局各级基层单位，最大的24岁，最小的21岁。

女子带电班成立后，日常工作集中在秦安变，每年一个春检一个冬检，主要负责水冲洗、换瓷瓶。每次检修，要换掉11万伏的所有瓷瓶，一换就是4卡车。这些21片一串的瓷瓶每个重40公斤，不仅要用绳索拉升到十几米、甚至二十米高的龙门架上，还要用工具拆卸、更换。而且，更换瓷瓶前还有登杆环节，对年轻的电力女工而言，要登上十几米高的电杆绝非易事，她们不仅要克服恐惧，更要鼓起勇气、练出能力。

“当时为什么让女同志干这么重的活，或者应该由男同志干的活为啥让我们干？所有人当时都没有这些想法。”年近70的赵红菊是当年“三八”女子带电作业班的班长，据她回忆，尽管那时候工作强度大、生活条件差，但姐妹们却觉得穿上工作服是最美的，每个人都干劲十足。

在艰苦的作业条件下，女子带电作业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抢修，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，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，她们用柔弱的肩膀，扛起了上世纪70年代天水带电作业的“半边天”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按照规定女性不再从事高危工作，全国工矿企业女子工作队纷纷解散，“三八”女子带电班也结束了工作使命，“七姐妹”被调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，继续发光发热，直至各自退休。

近五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芳华少女已是古稀老人。



去年7月，七姐妹再次相聚，又回到了秦安变电站，当看到现代化的设备，她们连连感慨：“以前10千伏的配电室都是室内的，现在变得都不认识了。”

“阿姨，这是电抗器，电容器间隔。这都是瓷质绝缘子，而且是防污型的，现在停电不用擦，十五年清洗喷涂一次就行了。”听了值班员的介绍，望着高耸的龙门架，赵红菊感慨道：“当时我们是怎么爬上去的啊！电力事业能有如今的巨变，多亏了你们这些有想法、有干劲的年轻人！”

从半个世纪前秦安330变电站建成到今天，“三八”女子带电作业班的故事作为珍贵的历史记忆，激励了几代供电人艰苦奋斗。作为天水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中心党总支书记，李建军经常给年轻员工讲述前辈的事迹，鼓励大家以“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”的精神用心做好变电运维工作，将变电运检中心打造成陇东南乃至全甘肃省的变电运维专业标杆。

如今的天水供电公司，在“三八”女子带电作业班精神的传承下，涌现出不少巾帼团队，营业及电费室账务班就是其中一支“劲旅”。

账务班每年经手的电费到账资金约24.5亿元，银行承兑汇票约16.8亿元，各类银行代收、移动支付等线上缴费对账户数约560万户，核销资金约9.8亿元。面对天水市103万供电客户，为了实现电费回收“颗粒归仓”目标，她们严谨、细心，跟每一分钱“较劲”，跟每一个难题“较劲”，却从不喊苦喊累。

在甘肃电力艰辛的创业阶段，有“三八”女子带电作业班这样肯拼肯干的“铁娘子”，在甘肃电力跨越发展的历程中，同样有一批又一批不须眉的巾帼团队。时光如梭，但奋斗是她们共同的精神底色。

(作者供职于国网甘肃天水供电公司)



■ 杨金坤

春节回家，经过旧时乡政府的院子，看到那个邮递员搬一把藤椅，靠在围墙根下，眯着眼睛晒太阳。他慵懒的样子，好像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。

我轻轻走近他，发现他的头发已经稀疏，他的皮肤已经松弛，他的牙齿所剩无几，连他那耷落在地

上的影子，都像老树燃烧后的灰烬。

要不是在这个地方，要不是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绿衣，我几乎认不出他了。他还是他，同一个人，但已至暮年，跟我印象中的那个邮递员怎么也无法吻合。想想，三十多年的时光，他竟然变得如此沧桑。

那时候，我在乡联校上高中，刚刚萌发文学梦，经常写一些文字装进信封，每当看到他推着一辆装满信件和

报纸的绿色单车走出乡政府时，总是偷偷跟着，怯生生将信封交到他手中。时间长了，逐渐熟悉了，他看看我信封上的地址，总是微笑着竖起大拇指。那时候，在我眼里，正值中年的他意气风发，朝气蓬勃，好像每天都带着微笑和阳光上路。

更多时候，看到他的身影总是在路上，在风尘仆仆中奔波。每一次握手相见，每一回挥手告别，大路小径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从远方到近处，他捎来了多少翘首以待的音讯，又带走了多少望眼欲穿的消息。

我相信，他脚下那条路虽然飘满尘土，也同样弥漫着温情。否则，他不可能一辈子这样坚持下来，他能够坚持，想必那条路上肯定有他喜欢的风景。他踩着那辆熟悉的单车无数次碾过的那些路上，也绝不会只有荒凉、孤寂，那路旁，定然也曾鲜花烂漫，春天开芬芳的花，夏天开娇艳的花，秋天有满树金黄，冬天有大雪飞扬，满眼芳菲，一路上都是风光。

我也相信，景由心生，大自然的万紫千红亦可直抵柔软的内心，宛若香甜美梦。惟其如此，他才能固守着自己的一份生活，走一条自己的路，在自己的生活里进进出出，走走停停，浑然不觉时光移走了多少。

这时候，他睁开浑浊的双眼看了看我，却没认得我。当年那个喜欢文字、爱投稿的害羞高中生，如今孩子都结婚了。我没有和他说话，因为不想让他从我的脸上，看出他自己的苍老来。

他虽然老了，但还穿着那件绿色衣服，这件“邮差绿”见证了30多年来风里来雨里去的历程。我突然好想再写封信，递到他手中，看他穿着一身绿衣，骑着绿色单车，沿着那条熟悉的路，把我的梦投向远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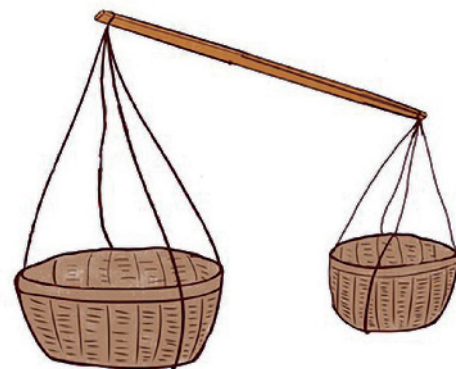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)



春耕

李磊

(作者供职于云南红河州蒙自市税务局)



■ 程新兵

担水挑柴、修坝抗旱、进城卖菜、送肥下田、徒步羊肠小路，儿时的生活记忆里，衣食住行似乎都离不开扁担。

“汤人(商汤的祖先)因居天山，取水于天河，汤人且都为减轻山地负重，发明了‘竹扁担’，因而扁担成为巨人的专利。”按照资料推算，扁担已有数千年历史。竹扁担之后，又出现了木扁担，因此竹、木是扁担的主要原料。

旧时扁担随处可见，作用不小，泰山挑山工、山城棒棒军都离不开它。至今在武汉、重庆等地，扁担又是对零散临时搬运工人的代称。而且，扁担还广泛渗透到文艺创作中，在民间的扁担舞中，扁担既是伴奏乐器，又是舞蹈道具。

乡下老家土屋的角落里静静卧着一副扁担，那是父亲生前日日不离身的心爱之物。父亲把种子、化肥用扁担担到田间，秋收时，又担回一担担的稻谷、小麦、土豆、

扁担情怀

地瓜等全家人的口粮。家中孩子多，日子过得清苦，母亲种菜补贴家用，父亲每天一早就担着蔬菜去县城叫卖，回来时又挑回油盐酱醋等生活物资，有时还有我们不常吃得到的美味零食。幼时的我不懂事，经常缠着父亲一起上街，父亲卖完菜，又用扁担挑着我，一头是我，一头是路边捡来的石块。

农闲时，父亲喜欢围着后山转几圈，寻找长短粗细合适的杂木和竹子，再耐心花几天时间做出一副副木扁担、竹扁担，还有一根根短短的小扁担，以便农忙时孩子们也能加入“双抢”大军。母亲的扁担细长，父亲的扁担粗壮，他总是恨不得一下担起千斤重。那年父亲病重，尽管扁担释放了它之于父亲的负荷，却未能挽救他的生命。

长大后，我们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幼时生活过的土屋，去了城市生活。母亲恋旧，一直舍不得丢弃父亲生前之物，那副扁担便被时光尘封在土屋的角落里。

父亲的扁担上挑的是生活，是全家人的希望。只有用过扁担的人，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，为生活奋斗过的人，方知扁担有一份别样的情怀，那是一种面对困难不会退缩的担当精神，是一种勇挑重担、全力以赴、改变生活和命运的坚韧品格。

(作者供职于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发改局)